

清代筆記叢刊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著

三

卷之四

四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在疚記

宗彝

同姓

治中

脫十孃顧二孃

六女

躲破鼓

上舍

桂花新

輓聯

文莊奏語

孫徵君語

誌哀

竹枝

胸襟

廢紙

父子異趣

兄弟異趣

居官不聽子弟言

溫伊初

柏相詩

喜鵲

魔漿

紋袴傳

馬坡巷

私蓄

帝王言動

難博學

蒙古兒

清勤堂隨筆

黃蓉石

狼巾

樂氏棗

嫁娶

惜陰

操北音

無題詩

下體

張南山

公孫

避諱

行路歌

硯

缺文衍文

返魂梅

贈酒資

喪服

詩與景合

銘

不好玩物

縣令念佛

醋瓶畫匣

識字

四忌銘

段拂

欲富貴

桐花閣詞

緩葬

魏野

吹阜莢

紹興

餽飩湯注硯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素淚江山

岳忠武硯

異產

楚姑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潮州樂府

湖膠

秦檜鑊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家教

古甄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無題詩

寫榜史

字無對

周槐

碩人

逸書

宋主荒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註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詩人工對

黨姦之尤

厠詩對

小人

蝦蟆給事

弟婦

余

蝦蟆

丁拐兒

笑柄有本

代寫書

治眼齒

奚鐵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問家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
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譏謗者
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
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
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
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餘尚在。萬歷中。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北里之尤也。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為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第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記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焚唐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潘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誣其通寇。使游徼索金。即免。李靳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

隆丙申三月。賊衆劫新會。鄺佳倖家樓。時有女。鄺蘭孃。胡鶴孃。胡寅孃。胡帶孃。寥寬孃。鄺妹孃。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群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苕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齋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敎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輓聯

姨丈蘇子齋先生。繹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為山西

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按計命壬為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太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琅。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於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尚能親舍玉。附訪齊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於上。一日○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篤

湖陸琴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闕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

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通累未果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通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悵秦緩來

遲玉樓先赴省醫至不及矣已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

甲第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謂君晉真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

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訣別之訓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殞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

來凶夢晉竹時赴關山阻壅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

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間管城署廳之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縱余尤誼重感

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太翁共庵先生與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槎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

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義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籬扉蠟粉牆記取榕

陰最深處閒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為而發蓋譏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

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晚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為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曆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僚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宣和五年。或言於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於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於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荊公見呂惠卿。平甫於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速佞人。宋郊為相。儉約自奉。弟祁為學士。游燕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為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為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兇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兇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情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於其鄉。是科先君分校秋闈。其房師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於先君有知己

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古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古耕翻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竇晉國驚。悉索敝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敝邑許之平。溯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餘先有詩贈鐵孫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廁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大國甯敢輕。室皇蒲胥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迤邐行。善釐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兩驂絰。炊鼻下車一足輦。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瘠豚能償。始信雞鬪雄先鳴。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更敗。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於庭。止戈為武繹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柏相詩

柏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閑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聚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紉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坟。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鉉批曰。此詩可為紉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卽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駭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丹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為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大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隱忍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蔥。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蔥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餠。餅來日御膳房起麪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堇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為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